

世界文學名著小叢書

錯過了的姻緣

(英國) 哈代著

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錯過了的姻緣

(英國) 哈代 著

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錯過了的姻緣

(英國) 哈代著

上海書局出版兼發行

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

The Shanghai Book Co.,

271, Des Voeux Rd. C., H. K.

廣記印務公司承印

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九號

一九六九年五月再版 文517/世1 P.128 36K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目錄

可敬愛的蘿拉·····	一
富於想像的婦人·····	三三
錯過了的姻緣·····	六九

可敬愛的蘿拉

這是一個寒冷而陰霾的聖誕節晚上。天上的雲堆厚得幾乎光都透不過來；地上的積雪已有幾吋厚，空中還只是扯絮搓棉似的斜飄着飛下來，恐怕到明天早上還要加厚得很多哩。激勞斯班脫旅館造在下威賽克斯州北面的荒僻海岸上，孤零零的好像一無用處，偶然遠路客人走過這裏的時候，一定猜不到暑天熱鬧的景象，而詫異竟有人肯投資，來造一個旅館在這不但毫無美景而且是極可怕的环境裏。八月裏滿是遊客的印象，在這種深藏簡出的天氣裏，只不過像隱約的傳說而已。可是那旅館却不動的站着；峭壁，溪流和崎嶇是那兒最引動人的景色，從對面的山谷上眺望全都收入眼底，可是在慘澹的雪光中，僅僅是峻峭的輪廓而已。山谷裏的溪流也蓋上了一層污穢，不像夏天時珠灰色的流水那末美麗了。

在這樣景色下的旅館裏老板兩手插在衣袋裏，在屋子裏無精打采的踱着，他並不希望有什麼客到，不過整個冬天一點生意也沒有，這種損失拿什麼來補償呢，他

心裏老決不定做什麼事好。由於客人到來的希望很少，咖啡室裏的侍者——一個原來穿得很文雅的孩子，他的鍍金鈕扣在夏天緊密的釘在短褂上，好像莢壳裏的生豆一樣——現在在後院子裏已變成一個不易認識的鄉下粗孩子了，穿着楞條布褲子，短釘長靴，正在掃雪，一口土音俗話，夏天從貴客們那兒學來的文雅談吐已早忘個乾淨了。大門關着，爲了表示絕對封鎖蛹居的狀態，門腳邊還放了一袋沙，阻止雪花堅持隨風鑽入。

旅館老板踱進客廳，走向熊熊的壁火，這火特地爲他而生的；在咖啡室和別間裏都沒有這樣旺的爐火。他攪了一會火，回過來走到通道上放旅客登記簿的桌邊——現在那本登記簿是合攏着，推到靠牆處放着。他隨便把它翻開來；自從十一月十九日到現在沒有一個人簽過名，而最後一個還是坐三輪腳踏車來的，還是出其不意的。

他正在這樣消遣着，天漸漸的暗下來了；不過在峭壁後面的羊腸小道，還依稀的看得出來，旅館老板望見白色的遠處，有一點黑迹在移動，愈移愈近，愈近愈大。大概這輛車——這該是一輛什麼車子——跟別的經過的車輛一樣，是向近處火車站去的。但是，竟出老板意料之外，他從窗口望着這孤零零的車輛，看它到了轉

角，竟向旅館門首馳來。

這種車輛在這樣寒冷的天氣裏是最不適宜的了，原來它是無篷的露頂車，用一匹馬拖着。車內坐着兩個人，雖然頭臉蒙蓋着，但一望而知是一男一女。那男的拉着馬繮，那女的貼緊在男的身邊躲避風雪。旅館老板掀響馬房裏的鈴，使馬夫注意，因為路上積了雪，車輛一點聲音也沒有了；馬夫出來接住了馬，男女二人便下了車，老板在客廳裏迎接他們。

那男的好像是外國人，年約二十八歲左右。他臉上刮得光光的，只留了兩撇鬚鬚，他的容貌很不壞，或竟可以說是漂亮的。那女的胆怯似的站在他後面，好像比他年輕多了——也許還不到十八歲哩，雖然像她那樣蒙裹着，實在不容易斷定她的年齡和容貌。

那男的說要在這兒過夜，並且解釋道——其實並不需要——他們駕車出來遊玩，不料回遲了，才到這裏來投宿。旅館老板在這種生意清淡的時候，免不了有番熱烈的歡迎，立刻吩咐把客室和咖啡室的火爐生起來，又跑到後面去叫那侍者出來；他擦洗乾淨了，從箱子裏拖出那久已不用的短褂，用袖管把鍍金鈕扣擦亮，穿上了，跑到客室裏去侍候，仍然是個文雅孩子了。那女的立刻被引到一間房裏可以

讓她把濕透的衣服換掉，送到樓下來烘，同時那男的放兩個金幣在桌上，好像急於要事事稱心樣樣舒服的，並且要求立刻預備一間私人的起坐間。旅館老板說樓上的客室最好，通常是公用的，今天晚上權且改爲私人的，立刻差女佣上樓去點好蠟燭。晚飯已替他們預備好了。遵從那男的吩咐，也開到那起坐間去；不一會那女的也到了起坐間，他們便獨自在樓上吃喝休息着。

老板幾次覺得，這對男女的關係有點奇怪，可是奇在哪裏就很不容易決定了。好在這位客人出手很爽快，已經無疑的了，所以老板立刻把思想轉到實際的事務上去。

九點鐘光景他又回到廳上來，一天的事都料理完了，他又踱來踱去，有時望望玻璃窗外的景色，預測天氣的變化。想不到雪已停了，月已升在半空，雲已散了一半，未散的碎成片片飄過那皎潔的玉盤。過一會一定要下霜了。因此遠處在高岸中間的道路，比黃昏時候看得更清晰了。路上一片無瑕的白雪，一點車輪的污迹也沒有；剛才那輛車經過的遺痕，已早給才降下來的雪花掩沒了。

現在旅館老板在月光下又看見一點黑影，好像剛才在黃昏的幽光裏看見的一樣，沿着海岸的小道而來。他不一會就看出這一輛車走得比先前的還要急速；並且

是一輛轎車，用兩匹高頭大馬拖着；跟先前的一樣，也是向旅館這面奔來。老板拖開了沙袋，跑出走廊上來迎接。

先下車來的是一位老紳士，接着一個年輕的；兩人毫不遲疑的走向前來。

「有沒有一位不到十九歲的年輕小姐來過，陪她來的是一個年紀比她大的男子？」那老紳士急切的問道，「那個男子，面上剃得光光的，外貌好像一個歌劇演員，自稱爲斯密討齊，有沒有？」

「我們近來有好幾個客人，」老板說道，語氣裏至少有二十來個客人——不肯承認冬季生意清淡的實情。

「那末在他們中間你記不得有像我形容的那樣兩個人？——唱男中音的？」
「年輕成對的從前跟現在都有來敝店借宿過的；可是我無法辨別那男客的聲音是中音還是低音。」

「不，不；當然不能。我鬧昏了。他們是坐露頂車來的，行裝糟透的？」
「不錯，他們坐車來的。我們的客人大半是坐車來的。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我立刻要見他們。恕我沒有禮貌，立刻帶我們去見他們吧。」
「但是，先生，你忘了。假使我所說的那對男女客人，不是你所說的，怎樣辦

呢？他們正在吃飯，你們衝進去，叫我不是很難堪，並且因之說不定要失掉他們以後的照應。」

「不錯，不錯。他們也許不是。我的急性使我亂猜疑起來了！」

「以大體而論，我想準是不會錯，昆島克叔叔，」那年輕人老守緘默，這時才開口了。他轉身向老板說：「在這樣的晚上，你不致於有許多同樣的客人吧，你難道忘記他們是怎樣來到的，跟那女人穿的是什麼衣服麼？」他向旅館老板說話的語氣冷冷的，不無有點兒譏諷。

「啊！她穿什麼；對了，詹姆斯。她穿什麼你記得嗎？」

「我通常不注意顧客所穿的衣服的，」老板乾脆的答道，原來第一對男女的兩個金幣使他起了偏袒的成見。「如果你們要看的話，廚房裏正烘着呢，」他淡淡的加了一句。

老板的話還沒說完，老紳士已叫出來道，「啊！」慌忙向他以爲是通廚房的過道衝去，却不知過道轉彎是間幽暗的磁器儲藏室，他把碗碟碰翻了許多，知道錯了，重又回出來。

「我真是對不起；但如果你知道我心裏的激動——恕我現在不能向你解釋——

你一定會原諒我的。碰碎的東西我照價賠償。」

「那不要緊，先生，」老板說道。他引着他們到廚房，一句話也沒說。老紳士一把揪住了掛在木架上的女人的外褂，叫道：「啊！是的，詹姆斯，正是她的。我早知道沒有找錯了路。」

「是的，正是她的衣服，」那侄兒鎮靜的答道，因為他遠沒有老紳士那樣激動。

「領我們到他們房裏去吧，」那表叔說。

「威廉，前面起坐間裏的兩位客人吃過晚飯了沒有？」

「吃過很久了，先生，」密層層一排鍍金鈕扣的侍者答道。

「那末帶這兩位先生去看他們。先生，今晚住在敝處了吧？馬要解鞍麼？」

「給點食料它吃，替它洗一洗嘴。住不住得看情形，現在還不能說，」鎮靜的年輕人說道，一面跟着他表叔和侍者走到扶梯邊。

「我想，詹姆斯侄兒，」老紳士剛跨上樓梯就停下來說道——「我想不要先讓侍者說明姓名叫他們猝不及防吧，不然她也許會跳窗，或別種激烈的行動！」

「是，當然，我們不要先報名。」他於是把走在他們前面的侍者叫回來。

「這次找她，承你如此出力，我不知怎樣感謝你才好。」老紳士拉住了年輕人的手這樣說道，「我年老體弱，如果沒有你幫忙，只怕今晚趕不上她了。」

「表叔，我能爲你出力，在我是再高興沒有的事。只是路上太使你吃苦了。無論如何，我們還是立刻上去吧，不然他們要聽見我們了。」於是他們輕輕的走上樓去。

推門進去，是一間很大的起坐室——太大了反而不能十分舒服，點着旅館裏最好的簇枝式的燭台，私奔的男女倆坐在火爐前面，正在毫無心事似的翻看旅館的記事簿和附近的風景冊。老紳士一踏進門，那年輕的女客——果然極年輕，並且容貌美艷動人——立刻臉色轉灰白。那侄兒踏進門，她更灰白得厲害，快要昏暈似的。像歌劇演員的那個青年冷酷而又有禮貌地站了起來，放兩把椅子給來客坐。

「捉住你了，謝謝上帝！」老紳士喘着氣說道。

「是的，運氣真壞，我的天呀！」斯密討齊低聲用標準倫敦話說道，「她到明天就是我的了。不過我想在這特殊的情況下，最好還是那樣——請你想想，女人的名譽是多麼容易給流言毀了——還是明天屬於我吧，反正都是一樣。」

「不能！」老紳士說道，「她是個未成年的女子，又沒有經驗——天真純潔，

還像一個小孩子——你用種種騙術欺她無知，直到今早——」

「昆島克爵士，我要不是敬重你是白髮的長輩——」

「直到今早你把她從家裏騙出來。她的行動，仔細解釋起來，那一樁不要歸罪到你身上？蘿拉，你馬上跟我回去。如果沒有你表兄，諾斯畏克上尉，慷慨的幫忙，恐怕還不能趕到這裏，及時的拯救了你——今天一早發現你出走之後，你表兄就自告奮勇的幫我找尋，我將永遠報答不盡他的好意，他是唯一接近我的男親戚。來，你聽見嗎？穿好你的衣服，我們立刻就走。」

「我不走！」那少女撇着嘴唇說道。

「我料到你不肯回去，」她父親淡淡的答道，「你們年輕的孩子哪知道好壞，所以來吧，聽我的話。」

蘿拉不作聲，也不移動，歌劇演員無可奈何地瞧着壁火，而那女孩子的表兄却心平氣和的坐着，四人中只有他能夠像局外人一般，用冷淡批評的眼光觀察這一幕出奔的鬧劇。

「我對你說，蘿拉，我是我的未成年女兒的父親，立刻跟我走吧。什麼？你逼着我用武力來強迫你嗎？」

「我不願意回去！」蘿拉又說道。

「但是回家是你的責任，我告訴你，立刻就走。」

「我不願意！」

「現在，親愛的蘿拉，這是我說的；跟我和我的表兄詹姆斯好好的回去，像一個悔過的好孩子，我們以後決不說什麼。這回事誰都不會知道，並且如果我們馬上出發，明早天沒亮就到家了。來吧。」

「你吩咐我，我不一定要服從；並且我不願意服從！」

那表哥詹姆斯在父女對話時已顯出不安，或者說是不能忍耐的神情。他不止一次的張開嘴要說話，但他每次回心一想就咽住了。可是時機一到，他也不能再守緘默了。

「回去，小姐！」他說話了，「照我看來，你跟你父親玩笑開得過火了。別再為難他老人家，跟我們下樓去。」

她倔強的扭轉身去，並不回覆。

「蘿拉！我再也耐不住了！」他發怒的說道，「回去，快穿衣服，不要我來強迫你。這不是兒戲，不是跟你開玩笑。回去，蘿拉——立刻回去！」

老紳士轉身對他的侄兒溫和地說道：「詹姆斯，讓我來催她。你不便說那些話。我要是願意，可以很尖銳的說她一頓。」

可是詹姆斯並不聽他表叔的話，繼續向那叫人生氣的少女說道：「你願意不願意回去？真的嗎！還講這樣不要臉的話！回去，立刻跑出這房間去，讓我來對付這蠢傢伙，快點準備——來！」接着他走近她，好像要拉她的手。

「不能，不能，」蘿拉的父親勸道，看了他侄兒的意外的舉動大為吃驚，「你太過分了。讓我來對付她吧。」

「我不能再讓你了！」

「詹姆斯，你有什麼權力可以這樣對待我和她；你停嘴吧。回去，親愛的。」

「我有一切的權力！」詹姆斯倔強地說道。

「你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有丈夫的權力。」

「誰的丈夫？」

「她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她是我的妻子。」

「詹姆斯！」

「簡單的告訴你聽罷，三個月前，雖然你禁止她，她已經秘密的跟我結婚了。

並且我要加添一句：雖然她很快對我冷淡起來，可是我們也曾平平靜靜的過了一個時期哩，雖然那幾次會面都是秘密的。我們預備等一個有利機會把這秘密吐露給你聽，誰知道來了一個混蛋的美男子把她的心毒壞了，害她做出這樣不要臉的事。」

那歌劇明星一直毫不相關似的又像沒有心思似的坐着，直到那侄兒開了口，才跳起來叫道：「我敢向天宣誓，直到此刻我從不知道她是有夫之婦！我在她父親家裏找到她的時候，她是一個憂鬱的姑娘——她的憂鬱我相信是因為那大廈太孤零而可怕的緣故，又沒有交際和種種樂趣。你說她是你的妻子，我一點也不懂你是什麼意思。你真的嫁給他了嗎，蘿拉？」

蘿拉在滿是眼淚的手帕裏點頭。「我就因為瞞着嫁給他，」她泣訴道，「才在家裏鬱鬱不樂的——並且——我也不像先前那樣喜歡他了——我一心要擺脫這件果事！後來我同你會面了幾次，你說，『逃吧，』我想這倒是一個擺脫的辦法，因此我就答應了——了你！」

「好！好！好！這是真的嗎？」莫名其妙的老紳士從詹姆斯看到蘿拉，從蘿拉看到詹姆斯。好像他疑心他們是他幻想中的虛構一樣。「詹姆斯，你之所以極力幫助我，原來是這個道理？好天呀！還有誰比你更口是心非的呢！」

「我已經說過了，表叔，我跟她結過婚了，」詹姆斯冷冷的答道，「事情已經做了，怎麼講也已經太遲了。」

「你們在哪兒結的婚？」

「在通包洛的聖瑪理教堂。」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九月二十九日，那時她正在那兒做客。」

「誰替你們主持婚禮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一個候補牧師——我們在那兒是外鄉人，沒有認得的人。所以，本來是我幫你忙，把她找回來，現在要請你幫我一下忙了。」

「決不能！決不能！」昆島克爵士說道，「小姐和先生，我告訴你們這件事我洗手不管了。看來你們是夫妻了，假使果真是的話，那你們竭力去和解吧。對你們兩個我沒有別的話要說，也沒有別的事要做。蘿拉，我把你交付給你的丈夫了，希